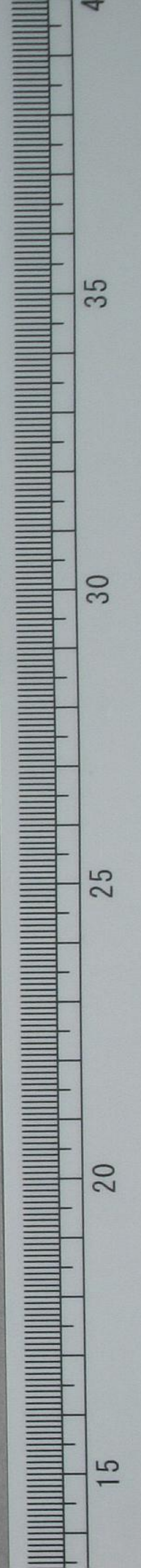


老谷遺稿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2
3



文庫 11
A1272
3

柳田泉文庫

老谷遺稿卷三

常陸 木原元禮著

埼玉縣人殉難碑記代

成齋曰。明治中興。伏下文



明治中興之十年。薩人犯順。出兵圍熊本城。勢焰甚熾。廷議遣有栖川親王督師討之。所在轉鬪。八閱月而克之。賊軍殲焉。是役官軍死傷無算。而吾埼玉縣人隸旅團及應召募而死者。少尉以下一百十有六人。朝廷既行恤典。合祀於東京靖國神社。越十二年十一月。縣人請而行祭式於本縣治所。於是築壇。植樹。神籬。帷幕。旌旆。咸遵典禮。余率賓僚及死者親戚。

老谷遺稿卷三

就位致祭。雅樂交作。裸薦有數。凡百禮容莫不備。是日天氣晴朗。士民聚觀。有泣下者。越明年某月某等請立碑。以不朽其事。請文于余。余官此縣八年于今。與士民情意相得。有如父子。碑文之請。不可得而拒也。夫治教之成。匹夫匹婦皆有能奮於死生之際。而風化之壞。士大夫無以立於無事之日。何則。人心所尚。有義利之別也。曩者薩人以精悍之卒。百戰之餘。健鬪奮戰。不遺餘力。而官軍裹創踰屍。効力彈丸雨注之下。視死如歸。遂能斃大憝而清海宇。是雖將帥得人。制御適機之所致。非人知名分順逆。安能如此。

蓋休養十年之久。教導撫摩。趨捨之辨。明於內。而耳目所嚮。純於一也。是以吾士民亦能奮激敵王。愾死而為忠義之鬼。此豈非治教之大效明驗邪。不然。則以後醍醐帝之英武。而輔以新田楠木諸公之忠勇。以討一高氏。士卒之在行者。朝屬官軍。夕為賊兵。蠅集蚋散。不可禁遏。中興之業。燿焉無他。人惟知有利。而不知名分之為何物也。明治之所以成。建武之所以敗。豈不彰彰乎哉。抑武藏之為國土。壤廣斥。風俗雄悍。古昔徃徃出武勇之士。若所謂武藏七黨是也。如能撫摩振勵。以養其所趨。則所成將不止舉旗陷

陣之勇。然則某等此舉。非徒為死者。其於所以獎勵士民。不為無裨也。乃為序而銘之。銘曰。

成齋曰。銘詞亦正大。

皇道方亨。大禍芽孽。封豕長蛇。投釁竊發。天兵下討。缺斨破斧。以援孤城。以遏徂莒。誰其使者。惟義所激。爰訖天誅。莫非汝績。繫吾士民。實在我行。決命爭首。捷伐以張。豈不哀痛。殞身為國。鄉人思汝。享祀惟飭。鐘鼓籩豆。歲時勿忒。秩父之山。橫翠參天。綾瀨之水。清而且淪。竟兮來歸。庇我後人。

重野成齋曰。辭正語順。的是老谷本色。

岡鹿門曰。應求之古人集中。今人無斯手腕。無斯

古氣。

中村確堂曰。金石之文。典雅莊重。此篇不使才不弄工。質實而有味。二家之評。非溢美也。

王弼園曰。文氣勁達。天骨森然。其反復於順逆忠義之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未段著論。尤為千古不磨。斯為有功名教之作。

關山竇道碑

山形縣於萬山中。峻峰攢嶺。高摩霄漢。與宮城秋田
 福島新瀉四縣劃境。其土肥磽。其民獷悍。古昔延曆
 元慶之間。民夷雜處。反服無常。藤原保則來臨。此招
 撫勞來。因俗制治。恩威並行。衆庶初霑玉化。元應以
 後。土豪割據。漸成封建之勢。負險恃阻。侵凌攻伐。不
 復奉王命。及德川氏宰海內。分封諸侯。割裂分治。因
 地阨嶮。以自守。明治維新。始復古昔混一之盛。云先
 是諸藩士民之往來他疆者。躡嶮凌阻。顛踣騰藉。栗
 栗然有性命之懼。冬月積雪填壑。埋蹊。天風裂膚。手

足流血。半月始得踰嶺。故百貨穀粟之產地者。委積壅滯。不得與他疆相灌輸。估貨以此失平。民業以此不振。明治九年。三島君通庸來令於此。初下車。遍巡視境內形勢。謂其屬曰。方今國家撤關夷嶮。與海外諸國交通貿易。而本縣崎嶇山谷。固陋自域。非所以宣政化。殷民產也。吾欲鑿粟子之嶺。通于福島。穿關山之阻。通于宮城。是非獨利吾縣民。將便三陸二岩之民也。乃具狀申請。十年某月。官允其請。君大喜。首鑿粟子竇道。十三年六月。創關山工。民爭出財趨役。乃穿嶮巖。實硝藥。傳線而火之。雷轟崩裂。巨巖粉碎。

乃錐鑿徙之。腹背並進。至中央而合開。豁然洞通。不差毫釐。至十五年某月。其功全竣。竇長九十丈。高一丈二尺。濶加四分之一。於是負擔牽輓而過者。不復知其身在山上也。是年車駕巡北海道。便道經兩羽。命大隈參議往視新道。大賞其功勞。縣民懽呼稱慶。嗚呼。縣民出力散財。開無窮之利。而益國家者。此雖皇化之所致。抑亦因君之施設。區畫得時。合宜焉爾。君嚮開清川新道。伐牡鹿十三嶺之嶮。斫狹羽根金山之阻。用民力不為不多。最後乃畢。是二大役。而民不以為病。此何術而然邪。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

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且惟誠能動物。惟信能使民。君在任七年。室屋不修。被服不飾。犬馬器玩不嬰心。一以利民為心。民諒而信之。君之請是舉。廟議始難之。而君志益銳。其請益力。姦民乘隙而媒孽之。君夷然曰。吾為斯民謀。獲罪庸傷。久之而廟議遂諧。是非君至誠能孚上下而然邪。昔太伴今人守本州。穿山鑿石。以開大渠。郡民苦役。咨嗟怨讟。既成。民蒙其利。魏曰。伴渠。夫今人亦逸道使民者。其初猶不免怨讟。今君此舉。不知幾十倍於伴渠。而民懽呼趨之。豈人心之通明。與昔時獷悍之俗異歟。抑君愛

民之誠。久而孚民者。有不同者歟。夫為治貴知時。或因或變。皆待其人而後行。保則之。因俗。君之動衆。皆視時勢。何如耳。保則與君易地皆然也。設令今人在今。庸詎知不為君之所為邪。是君之功。與二公並傳於萬世。是可以歌也。是役費金十三萬七千四百九十二圓。用工十四萬七千餘人。官賜八萬圓。助其費。其餘皆出村山四郡民。於是縣人將刊其事於石。以傳無窮。今中山高明徵予文。高明亦展力本縣者。今為福島縣一等屬。既為之記。系之以辭。曰。截彼羽山。阻絕外內。中畫萬區。百貨委積。無以通之。

豈濟時計。乃所峻巖。茲振壅滯。公有良佐。高木秀明。簡鍊強毅。勾股術精。拮据五歲。測度經營。礮火斯震。錐鑿紛綸。山靈景從。魑魅顛眴。奮鋪搬連。蟻旋牲牲。一竇既允。爰控要津。爾車爾牛。以運以載。昔局一方。今通四外。凡百貨物。雲屯雨施。以有易無。物無廢棄。詔爾衆庶。孰匪公力。深謀遠圖。暫勞永逸。迺富迺教。禮俗斯飭。功垂後昆。維萬維億。

重野成齋曰。援引保則今人的切確當。結處把二人層層對擬。文情筆力俱透。絕無遺憾。銘詞亦古勁。非餘人可及。

郁子園翁墓表

翁諱尉信。字祐卿。姓長島氏。稱治左衛門。晚稱二左衛門。號郁子園。常陸土浦人也。少志經世之務。治田賦。學。天保中。水戶烈公文量國中田。聘翁與其事。功績頗多。一藩名士爭與之交。繇是翁名噪遠邇。既而土浦請而還之。賜既廩。班代官。常掌田畝事。而人亦未甚奇之。翁貌癯而氣完。性剛而不苟。合嘗正某村經界。與長官忤。於是杜門著書。不復接人事。翁本生父曰小泉吉則。母河合氏。出冒長島氏。長島系出富山氏。十四世祖重利。為武藏鉢形城主。有弟重信。承武

田氏臣逸見其後。殉義信之難。其子惟吉來常陸。依于下館城。主水谷政村。住長島村。因氏焉。後降而為農。數世至尉明。翁祖也。曰尉久。翁考也。尉久無子。贅翁為後。配以其女。襲職為里正。翁初不修行檢。頗來鄉曲議。年四十三。發憤飭勵。辭職來江戶。師普門律師。學曆術和歌。既而歎曰。是不足為吾學。遂專修田賦之學。然其學不藉師授。得之於冥思力索。事有關田畝。斷簡零楮。輒收錄。綜會和漢。參酌古今。衷然成一家言。人叩其所有。則娓娓談論。觸類而長之。愈叩而愈無窮。蓋其強精毅魄。有過絕于人者也。其還自

水戶。與余家鄰。茅舍數楹。庭草不除。室中牀竈几案雜陳。僅足容身。炎暘祁寒。堅坐不動。意有所會。即援筆起稿。頃刻成數百千言。四方名士來訪者。足接於門。嘉永甲寅。東崎氏十數名。訴里正隱占。事在數十年前。簿冊紛冗。疆域堙晦。久而不能斷。於是起翁而檢之。數月而畢。考據明晰。兩造心服。莫能出一言。安政己未。命丈正高津村田疇。紛錯者數百町。其他興造。皆命翁總之。因加祿進班。人始服其術之精也。然余謂翁術固不止此。以此稱翁。非知翁者。翁恒曰。孟軻氏論王政。必正經界。今天下田法隨壞。奸偽百出。

農民日困而國計告窮。人主苟有志斯民，宜自經界始。夫今大政丕變，百度日新，度田經野，深山窮谷，靡不履之地，隱漏之叢，破而征租之數平，惜不使翁得少延年而自之也。又思地券之法，徵租之制，戶籍征權之政，徵兵徭役之事，廢置變革，細大並舉，翁而在焉，必將有卓識偉論，可行於今而施於後者歟。抑其說與時牴牾，不可得而行歟。所著有負暄談萬事本田法秘策最早稿，不三得七，不四得六等，皆述制地財賦乘馬庸調之事。原諸延喜天曆之遺，以及彼三代貢助井田之意，皆確乎有成說，足以見其志之所

存矣。其歿以慶應丁卯七月十六日，距生天明辛丑八月十八日，得年八十七。葬小田村延壽院祖塋之次。生七男五女，長子尉敏，孫幾人，女皆適人。翁不欲留後於藩，使其子皆嗣他氏。既而藩命置後，辭而不獲，乃乞軍地次之子信之為後。門人澤邊士信盡傳其學，乃以女孫女之。因自老其鄉，翁之卒也。士信請余文表墓，余遷延不敢為。今茲己卯，又請曰：先師之亡，過十二年，日月逾邁，聲響日微。今知先師者，獨有先生，不得不相煩。噫，余何足以表翁墓。然余夙受翁知，居又隣比，過從有年，不為不知翁者。乃論次其大

者以塞責。士信名祐頌。鄉辟於相川縣。大屬辭去。今為工部三等屬。

重野成齋曰。水藩聘用。是郁子翁發跡大節。故首揭之。其下承以鄉里人。不甚奇之。一頓叙其世系。見所以譏于鄉曲。遂自強精毅。魂遇人處。叙去發用一二事。點鄉人始服句。下文乃以己意推論翁學術。可行于今。又恐其說不合于今。因舉其著書。見其本領所在。以終之。絕大議論。絕妙文辭。其氣正大。其光射人。郁子翁一代偉人。得此篇發揮。可以暝于地下。

五十嵐三省墓誌

吾友三省歿之明年。其子靜修以書來請曰。惟先生能知先人。願賜誌銘。以勒于貞珉。有少塞靜修罔極之悲也。嗚呼。余與三省生同其間。學同其師。自官途出身之迹。以至志尚趨向之概。無一不同焉者。宜其子之以墓銘屬余也。記去年三省之就醫於東京。予馳往而省之。消瘦枯槁。狀如鬼。見余大喜。笑曰。吾絕粒三月。憔悴如此。豈有生理邪。所以來者。徒以妻孥之請。不可已焉爾。時舊藩主從五位君見臨問。相與道。今昔。舌本燥強。時時含冰。然後能言。談笑移晷。謹

世宗憲皇帝御製

如平生居數日。醫告不治。蓋還鄉七日而歿也。夫死
生之際。心神昏亂。賢哲之所不能免。今命期且夕。而
從容整暇。如是其中所存者。亦可見矣。三省名師曾
姓五十嵐氏。稱儀一。別號愛山。晚號巽谷。常陸土浦
人。世仕土屋氏。父諱盛吉。母星野氏。三省幼不喜嬉
戲。好讀書。習字。鄰里異之。時弘庵藤森先生聘在土
浦。三省與余執贄門下。先生愛其才。勸學於昌平黌。
與一時名流。切劘其業。既歸。會先生去藩。因舉三省
為儒員。掌學務。從五位君之為世子。兼侍讀。諄諄輔
導。其益蓋不止誦讀焉。既而從五位君襲封。擢為督
力。又曰。接不費
師。又曰。學同其
力。又曰。接不費
又曰。接不費

又曰。同官途
又曰。叙事上
又曰。同志尚
趨趣

學。參與藩政。在官二十餘年。黽勉從事。如一日。從游
甚眾。而不以師禮自居。丁寧訓戒。其有成。接物謙
和。揚長護短。未嘗以口舌上人。性嗜酒。不問醇醪。一
醉頹然。意漉漉然。甚適。以故。雖農夫野人。皆得狎而
親之。處事務著實。不喜矯激。予與之議事。言或過激。
輒從容諷規。不覺意降心服。以予之粗率。而獲免咎
殃者。蓋三省薰誘之力也。明治辛未。廢藩令下。三省
蹶然曰。吾今可以老矣。乃買宅湖上。扁舟一棹。往來
煙霞泉石之間。與蚕夫漁老。酣飲浩歌。不復接人事。
予不相見者四年。聞其疾。馳書招之。而遷延數月。及

世宗憲皇帝御製 高卷三 十一

怨軒曰餘波
無限風致似
三省品藻

其來既無及矣。豈非命哉。其歿在明年甲戌七月廿七日。距其生文政己卯十一月。得年五十有六。葬真鍋塙坂之原。配添田氏。生二男一女。長靜修。字敏卿。嗣次。徐女為女學校教師。三省善書。楷法端麗。氣格渾樸。行草則雲煙飛動。姿態橫生。余嘗曰。三省楷書如其醒時。行書如醉時。書之為心畫信矣。銘曰。從仕廿歲。為臣為師。時變物換。人事差池。載來相宅。于湖之湄。採山釣水。與世相遺。忽然易簣。去駕青螭。勒辭于石。以告予悲。

信夫怨軒曰。余嘗遊霞浦。訪三省其藩。乃泛舟賦

詩終日相娛。今讀此篇。洵不堪悲愴。而高文之妙。益感服矣。

覺齋安藤士敬墓表

確堂曰伏筆。

吾友士敬歿之二年。其嗣子近次來請予文。以表其
 墓。嗚呼。士敬之亡。吾鄉之親友盡矣。况士敬一家盛
 衰之故。有感觸不可忍者。則碑文之請。庸可辭也。於
 是叙其行事概畧。以徃。併塞予悲焉。士敬諱勝。吉號
 覺齋。姓安藤氏。士敬其字。常陸土浦人。世仕其藩。考
 諱義勝。妣藤田氏。士敬幼穎悟。讀書作文。迥出儕輩。
 時先師弘庵先生在土浦。士敬與予及五十嵐三省
 諸人。執贄於其門。皆以道義相切劘。士敬少予一年。
 予常以為畏友。先生亦期以偉器。弱冠補藩黌教員。

確堂曰其人抗直可知

又曰一篇關鎖

屢寓書于有司論政事得失比年壯歷試諸官勉勵自克頗見功績後遷公事方轉側後每轉職輒歷舉局中弊事請洗刷曰弊除而事可為言雖不盡用有為改易者時義勝幹理藩會計亦以簡直著士敬父子一時在要職人皆榮焉明治元年鎮將府徵士於藩藩薦士敬等數人皆為官掌非其好也二年十月辭職明年朝廷釐革藩制士敬為權大屬既而藩廢縣立士敬辟於新治縣十二等出仕數月引病去而士敬蹇諤之氣非復昔日也士敬嗣子曰勝任遊學東京在中村敬甫門穎悟肖父頗有才名十一年戊

又曰感慨淋漓使人嗚咽

又曰應前以收點水不漏

寅寢病歸鄉遂不起是歲又哭次子士敬中年在劇職常恨不竟其學故恃勝任以自老而天又摧折之先是一年連喪父母所餘唯一妻一女曾歲月之幾許而盛衰之變一至此宜其精爽日益衰也余去鄉契闊數年戊寅歲省父母於鄉見士敬話舊談笑如平生余固知其非情既還浦和聞疾作無幾訃至哀哉嗚呼三省墓木已拱其他諸友凋零畧盡而余亦餘齡幾何欲稅駕鄉里誰與為歡哉士敬生文政八年八月七日終明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得年五十有四祔葬於常名村新兆域先考墓側士敬早失

特事繼母如所生。又巧心計善圍棋。而人亦不見其對棋。蓋天性然也。配檜山氏。舉四男一女。伯季皆殤。仲即勝任。叔亦先歿。乃以海東元忠第二子為嗣。配其女。即近次也。

中村確堂曰。情事婉曲周到。頗得廬陵之神。非老手不能也。

讀貨殖傳

殖貨積財之徒。元不足傳。司馬遷傳之。若深有取焉。蓋亦有激焉而爾。然有識者能就而求其說。則亦可以觀世變也。漢土三代之盛。井天下之田。籍天下之人。計口授田。斂之以什一。民產有常。人安其業。當此之時。安容有所謂貨殖者乎哉。在昔我王朝之隆。以愛民為本。以利人為先。行班田之法。以鈞天下之田。六年一易。以絕兼井之弊。貧富相等。上下共足。養生送死。民不知欺詐。當此之時。亦安容有所謂貨殖者乎哉。及後世王制壞敗。民產無常。民始為兼井。以仰

節守曰。彼此相應。雙雙致。下尤有盜致。

斷。節字曰。私龍

機利。豪商大賈。常據於舟車之會。爭時鬪智。轉目舉
指。以網天下之大利。或居於僻邑絕遠之地。侯伯守
令之政。所不及。占以巢窟。千章之林。千畝之竹。願使
細民而坐制鄉曲。素封之富。隱然比于王侯。非啻守
令不能裁判。或倚以為利。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亦
和漢之所同然也。人君苟欲原其變之所由者。不得
不資於此篇。若夫貴富厚以賤貧素。退處士而進姦
雄。馬遷一時之言。亦何足論。
龜山節字曰。觀世變一語。關係不細。
倉田幽谷曰。是等之見。蓋非一朝之得。

讀前中書王菟裘賦

菟裘賦一篇。傷小人之掩君明。比之於浮雲之掩日。
秋風之破蘭。其憂讒畏譏之意。蓋亦深矣。王以博學
宏才。居肺腑之親。困折於小人。而不得伸志。亦且主
從容辭令。而不能極諫。意王亦劉更生之流歟。更生
事漢元始。困于恭顯。後倚角于王氏。著書述志。痛哭
流涕。冀一悟其主。雖志不遂。竟死以忠。由是觀之。王
蓋不及更生遠矣。雖然。漢之奪於王氏。兆既成。藤原
氏之於朝廷。未至如此之甚。所遭之時異。而所為之
事不同歟。抑王亦知時不可為。姑託焉以自遣乎。然

羽峯曰。紆餘
艷麗。

馨齋曰確言

韋軒曰一轉極妙

人臣事君死生以之。寧吾諫而君不聽。勿寧君聽而吾不諫。况貴戚若王。豈得默默自止也。抑更生坎壈終身。志雖忠無補於漢。王則遊優卒歲。天下無搖撼之患。此國體之使然而非有待於王之忠。則王之忠幸於更生為如何哉。

吉本馨齋曰抑揚反復何等筆力。上田士幹曰小品之妙者。

磨杵作針圖

有一嫗。垂白毳毳。顏波齒豁。手持一鉄杵。山石礪之。不問而知為作針圖。夫杵非可作針之物也。此嫗顏齡餘幾。乃為此遲鈍事。吾知其鍊未及磷而骨已朽矣。抑不見彼為學者乎。古者書籍甚少。經史之外更無幾。然而當時學者。鑽研苦攻。顯於當時。而垂於後世者。肩相摩而踵相接也。後世書籍之多。汗牛充棟。經既注焉。又疏之。史既紀之。傳之。又編年之。其他箋註。未說之多。迫於無窮。極是其成。亦宜倍蓰于古人也。然而後世賢者。參商相望。未嘗見其多。豈非由為

韋軒曰同嘆

士幹曰。未自
歐公來。而自
得為結之妙。

學者曰趨便安。憚其遲鈍。而喜其簡捷之故哉。則此
圖豈非學者項門之針乎。此友人秋月子錫所命工
而作。觀其所為。可以知志之所在矣。

其二

此不獨可警讀書之人。亦可為經國家者之戒矣。使
世之小人俗吏觀之。將必曰。吾且持數十錢而入市
門。交手而換之。立談之頃。能獲若干針也。自此說一
興也。天下無復有至治之化矣。吾見世之俗吏。規且
暮之利。而遺遲久之計。孳孳矻矻。常爭錐刀之利。而
不知天下之大勢。既變於冥冥之中。豈不哀哉。故功

士幹曰。議論
極確。極密。
亦曰。一轉
亦曰。必然必
然。

又曰。警拔甚。
鹿門曰。奇思
意表才筆才
筆。

利之說。興而農桑之業廢。市廛之觀美。而賦畝之功
荒。何世人之不覺也。嗟余非憎世之敏也。憎其求敏
之心也。非愛嫗之迂也。愛其安迂之心也。雖然是嫗
幸生於山中。而老於山中。未知世有至便之事。故能
為是遲鈍迂拙之事。設使嫗生於今世。而見今世之
事。亦安知其不擲欽杆而趨於市門乎。吾欲移天下
而置諸深山絕谷之中。世無復有愚公之愚。吾其從
誰而咨詢焉。

秋月韋軒曰。小品二篇。一論勸學。一說經濟。皆有
用文字。有此高文。拙畫生光。懦夫為起。謝教誨之

辱。
岡鹿門曰。前整齊。後佚宕。錦繡腸中。何巧不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高山仲繩書牘跋

右鈴木士修所弄高山仲繩寄其祖母書。筆致溫秀。書辭纏綿。忠厚之意。藹然溢于筆底。若不類其志氣者。蓋其人忠信誠慤。根于天性。故發而為慷慨為奇節者。足鼓舞當世。而振起後代。而其形于尋常書札者。又復如此也。不爾而血氣所乘。名利所激。則不免麤豪一輩人。何足以為仲繩也。顧世間口耳之徒。動輒滿口艷說。其豈果知仲繩者哉。予嘗與士修先考語及之。今士修將摹刻公諸世。徵予言。因書所嘗與先考言者。還之。曰。此剞一出。使世間口耳徒知。惟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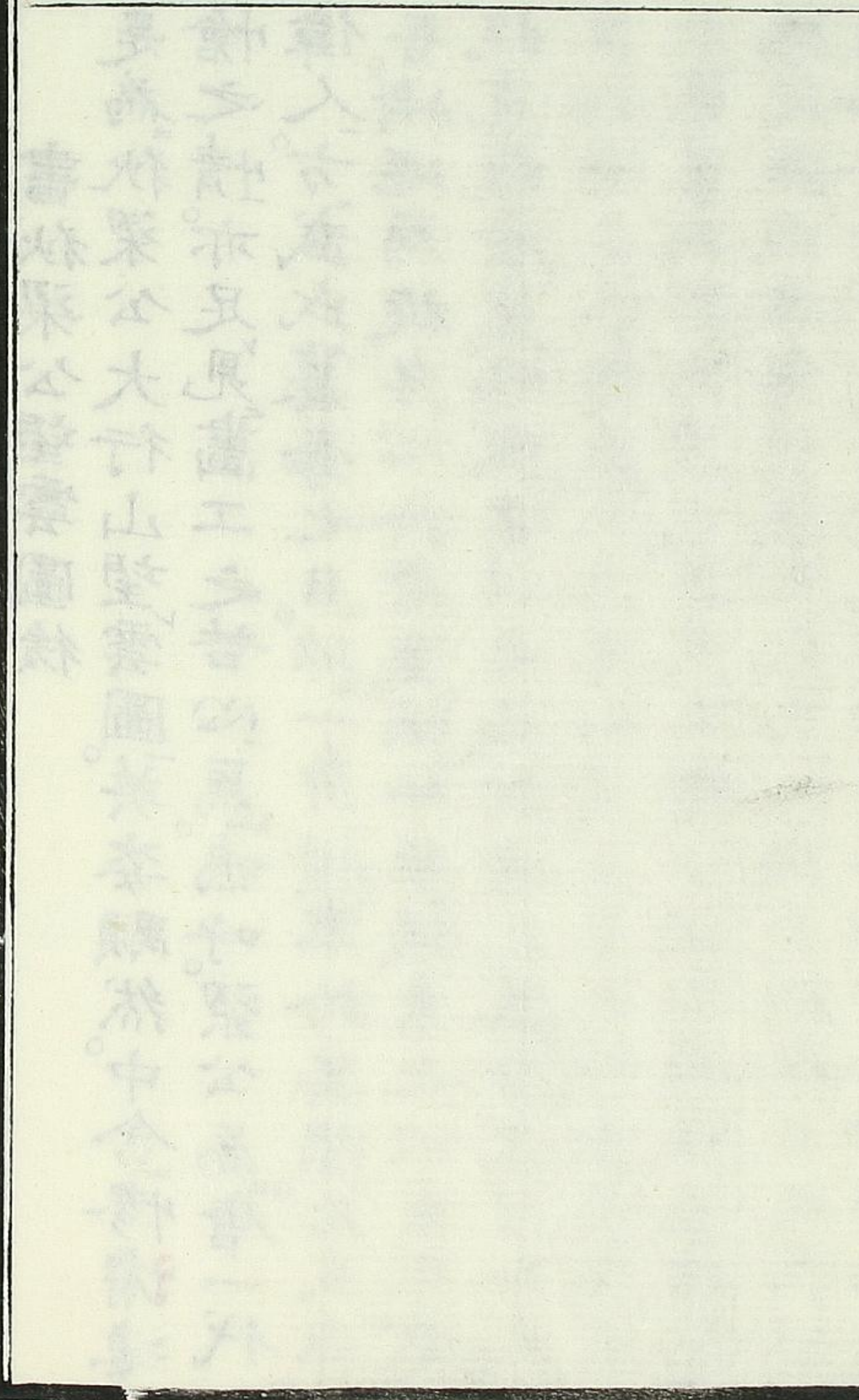
信誠慤之人。然後有真慷慨奇節。真慷慨奇節。然後始有補風教也。

重野成齋曰。老谷嘗以仲繩旅中日記數十葉。分贈同人。予亦獲數葉而藏之。記中所書皆著實。毫無虛誕豪氣。老谷因知其為久。故有此文。

書狄梁公望雲圖後

是為狄梁公大行山望雲圖。英姿顯然。中含慘澹淒愴之情。亦足見畫工之苦心焉。嗚呼。梁公為唐一代偉人。方武氏篡奪之日。以一身橫塞於其間。右支左吾。崎嶇周旋。存心於唐室。臨卒舉張柬之以自代。遂能克復唐室。鄉微梁公之忠。則唐之為唐。未可知也。其功業豈不偉哉。夫忠孝相資。自然之理。未有忠而不孝。孝而不忠者也。其見白雲以認棗梓。恨溫清奉養之無由。拳拳愛慕。不能忘於懷。是則後日之所以始終心於唐室無變也。則謂梁公他日之功業偉烈。

在此小畫圖中。豈不可哉。



書枕上初集後與信夫恕軒

恕軒嗜文甚於食色。尤喜紫碧海先生之文。索其集於都下。不獲。乃托人之阿波者而購之。其嗜好之篤。可以見矣。間余借覽數旬。其章法句法。與經緯錯綜之妙。何其恕軒之文之酷肖碧翁也。豈有性情獨近能然者邪。抑嗜好之至。沈潛涵詠。得諸心而應諸手也。抑以碧翁之學之文。死未四十年。集既不易得。其地名工巨匠。名于一時者。其集或覆瓿糊窓。世之不貴文。文之不足恃如是。恕軒能得無慨歟。及還之。併書以問。

三洲長君之書。秀麗豐褥。而具間曠瀟洒之趣。至其
含妍取態。意度玄遠。近世臨池家所絕無也。晉庾子
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盖有
契乎心也。予於此帖。瀏覽反復。不能釋手者何哉。

書習字帖後

三洲長君之書。秀麗豐褥。而具間曠瀟洒之趣。至其
含妍取態。意度玄遠。近世臨池家所絕無也。晉庾子
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盖有
契乎心也。予於此帖。瀏覽反復。不能釋手者何哉。

三溪曰。起得雷堂。

三溪曰。此二句。作下。先公。精舍觀之。公。殞節。鬼之。視。染作法。完。君。章法。了。然。行。果。非。徒。行。也。

◎登嶽記行

富嶽距土浦城三百里。常望秀色於天末。余欲一往而探之。而山四時戴雪。非暑月不得登。事故為崇。未能酬宿志。今茲壬子。余復來寓於若譽。得與三浦公正再相逢。公正亦夙有登陟之志。憇。憇。余與俱。余乃曰。聞登嶽者道于甲為便。甲之田野則吾先君墳墓之地。吾欲迂路拜之。可乎。公正曰。諾。乃刻日。以六月十一日發費舍。抵新宿朝飭。過高井戶石原。漸遠塵囂。行李蕭散。樂意可掬。薄暮宿八王子驛。十二日發旅舍。踰駒木野關。抵小佛嶺。此為武相之

雷堂曰叙羊
簡而盡之狀
三溪曰余足
跡厓抵駒關
而止焉不見
其所以為憾
者恒以此為
矣今讀此記
遊意再動而
老憊僕僕無
復許詢之具
止矣止矣
又曰叙難叙
之事如馬家
手也以為老

界嶺頗峻崎嶇羊腸往復登頓午熱力甚余時病暑
步甚艱後於公正里許而公正在余頭上可與語
也行六里至小原野路始夷是日足疲投宿野田尻
十三日拂曉發旅舍曉霧冥濛前山歛黛蒼涼可喜
行數里雲破日出諸山歷歷迎客空翠如滴日方加
已始到猿橋溪流雄深巨石盡數十丈以約兩岸底
皆全石不可柱乃兩岸卧短柱各十數疊如橫木於
其上稍長其頭以至溪流十分之五架板其上如猿
狙相負伸臂相攫之狀所以得名云或云猿橋下水
石相觸聒聒亂人耳爽快不可言乃投橋畔店喫飯

又曰初雁破地
名大雅惜破地
驛荒京名實
不相當也
雷堂曰甲地
郡內之景數
句盡之筆力
十鈞時鏘
三溪曰蓋袁
入經語蓋袁
隨園慣用手
法可以見其
才學無前也

予猶病暑略略不能食日午過初雁破驛蕭條居民
鮮少陵阜田塍犬牙相錯土地磽确不宜播種無地
不來無家不繼連過數驛無復可飯至一家懇求山
婦盛麥飯和冰進麪糲不可食三嗅而作又行數里
到阿彌陀谷有亭頗潔酒可飲肉可喫故食數椀氣
力頓復乃倩鄉導取道於巨鹿山谿崖幽浚人跡罕
至荆棘鈎衣牙石齧足胸排手披魚貫而進行里餘
轉到山腹細徑峻側僅容兩武下則絕壑千仞不見
其底一跌誤武則四大窟粉矣日暮下山巔至田野
投宿於景德院寺於天正十六年烈祖命平岩親

雷堂曰僕亦
為憐然公懷
三溪曰公懷
古之衷情益
於心目宜矣
其涕泗橫流
也。猶不忍去
也。曰。與上載
吾先君墳墓
云。自及視
顧。應。極。克。占
其地。狀。二
又曰。面。類。二
句。如。讀。遷。史
留。侯。傳。論。贊
克。形。容。其。狀
貌。志。氣。躍。然
如。生。此。畫。能
點。睛。法。方。作

吉而建焉。所祭甲戰死者之靈也。寺僧凌峯性樸素。情意慙。飯訖。日既暮矣。乃延公正及予。觀四郎戰沒之跡。即吾公所殉節處。予涕泗橫流。低回不能去。寺僧又延二人拜祠堂。堂規狹小。安塑像三。其左右夫人北條氏及世子信勝。中則勝賴也。面貌精悍。足見強狠剛鷲之氣。兩側列當時殉節者之牌。余肅拜乃出。還寺。僧出古記錄觀焉。寺罹災。諸記燼灰無足徵者矣。惟藏烈祖條令五條。其終有曰。土屋某以下殉節之士。各置位牌。歲時肅祭。勿或敢懈。嗚呼。吾藩之胙。土錫爵。以至今日。雖公忠節之報。所致乎。非遇

史家不可不
知也。曰。有。此
志。遊。乃。不。徒

三溪曰。極繁
忙中。乍挾冷
語。徐徐收筆。
文情。悠揚。煙
波無際。

烈祖之盛德。安得而如此。况吾輩緩帶垂橐。得優遊以卒歲。皆烈祖與先公之賜也。豈可不思其所自哉。半夜就寢。山風侵肌。冷涼殊甚。擁重衾而寢。瀑聲來枕。若秋雨驟來。公正起而出戶。呼曰。子盍出觀乎。即攝衣而出。高山環列。四顧寂寥。月光與飛瀑相映射。如晶簾。凜乎不可久留。乃還寢。十五日。辭寺上天目山。山路頗阻。民徃徃住焉。倚崖傍岩。兩三相依。行六里有寺。曰栖雲寺。僧業海所創。堂宇敗頽。有一衲守焉。堂傍有塔。環柵。扁曰武田安藝守信滿墓。蓋勝賴八世之祖也。予更登絕頂。眺矚

雷堂曰甲地
形勢實然
三溪曰此段
一篇勝賴論
筆正論公腹
雷堂曰滿腹
吐濟觸感而

四顧數十百里無非山者因謂甲之地有蜀之嶮而
無蜀之富可居守而不可出征機山氏之不能建幟
中原非獨戰之罪也又慨四郎藉父祖之餘業有險
若此棄而不守蒼黃出走城社丘墟豈非信任小人
之過哉午前下山復取路于巨鹿自阿彌陀谷上茅
坂坂蜿蜒蟠伏四布之山為岬為峯為長嶺為高岡
其狀不一而足午熱赫烈如往甌釜中十餘里到山
巔始得一站予疲困思睡公正強而挽予起又往七
八里轉達於平地聞水聲潺潺問之土人曰桂川
發源於信之佐佐箇嶽皆清流激湍洒然清入意頓

雷堂曰大勝
於記猿橋處

又曰當時實
然三溪曰至理
名言

覺炎氣消除沿川行數里至谷村舖舍稠密殷富可
想投一店飯飯畢到一村有瀑名志良多奇源流作
斷眾泓奔匯合而作一大瀑下有石作門噴沫亂飛
出於門中時方下春水煙與斜日相薄皆成瑠璃色
前架一橋橋下奇石錯立水齧其根交注潭中余不
覺絕叫稱快公正不甚奇之詰之乃曰吾鄉有水皆
如此未知其奇也一茂而過余連呼數四不顧而去
蓋水聲喧啄余聲不達於咫尺也凡天地間羸縮有
常饒於彼者歉於此歉者貴之羸者賤之物莫弗然
不特山水也又行里餘道左長嶺嶺傍視遠山如曳

雷堂曰此時
神飛魂馳不
覺手足尾踏
三溪曰馬頭
初見米囊其
喜可知也

又曰木杖所
謂金剛杖而
役夫則強力
者歟又曰尋
言咸有與戲
公壯中書卷
繁昌可想見
也

長裾覺其有異。余謂公正曰：莫是或富岳。公正曰：然。旋而出嶺後，果是也。時日向沒，返照倒射，秀色溢於天宇。出都已五日，為程數百里。日跋涉於山谷間，不得見嶽之一翠。今忽然高標，其喜可知也。余魂飛神往，疲憊俱愈。到吉田，已初更。十六日，早晨結束，各携木杖。杖逆旅主傭役夫擔衣糧以從，欲先探胎窟。役夫失路，往反數四，余憤懣獨語曰：非兇非虎，率彼曠野，彼奴無狀，則困吾為乃自度。余之勝具，今將攀嶽頂而疲足於嶽麓，非計也。食頃公正來歸，乃共向迴馬坂，齋野曠達，不甚嶮，行九

又曰實境實
語叙焉通真

又曰公正予
不知其何人
而非親善知
非庸常士也
雷堂曰實景

里。即迴馬坂矣。樹木挾徑，翠綠染衣。眾庶登陟者皆白衣，戴笠振鈴，行相見相勞，亦足慰疲倦。至第五成，眼界豁然，不復生寸草。已覺非人界，上行數百武，折而西，又往一里，至小御嶽祠。祀日本武尊，祠宇壯麗，拜訖，傍見堆雪塊，屬筒以瀝雪水，以供饗炊之用。公正手掬一塊，曰：太古之雪，不可不啖。予取而齧之，清寒熨齒，強而吞之，反取別路。施上至六成，五成以上，滿山焦礫，不得寸履。陟路一帶，往往露骨。踏之行時，白雲蔚然而來，諸峯欲為浮動，須臾天風歛起，浮雲散滅，峯復巍然。至七成，嶽巖嶢絕，踞石憇天，風冷冷

雷堂曰雜居
之狀如見
三溪曰登嶽
中叙風三次
曰天風激起
曰天風冷起
遍雷曰烈風
梨雷三叙風
而有三樣趣
庸華馮三即
印板文字矣
雷堂曰此景
實奇觀叙得
累盡
三溪曰先記
雪次記風次
記月次記日

逼。脅。衣。袂。寒。然。快。甚。又。上。半。里。始。投。宿。時。日。薄。虞。淵。
冥。色。從。嶽。麓。來。逼。下。界。煙。靄。杳。渺。月。生。於。煙。中。團。團。
照。嶽。頂。來。投。者。數。十。人。齊。言。楚。語。各。擁。纊。遠。地。爐。而。
坐。飯。已。風。大。起。予。出。戶。觀。天。象。星。月。皓。潔。烈。風。裂。膚。
凜。如。嚴。冬。還。鋪。藁。席。衆。相。藉。而。卧。半。夜。月。蕩。戶。隙。故。
如。雪。寒。不。可。寐。漏。下。四。更。主。人。呼。曰。曦。車。將。出。二。人。
蹶。起。出。戶。星。斗。闌。干。天。形。四。垂。下。界。深。黑。蔑。所。見。予。
上。至。第。八。成。踞。石。而。注。視。既。而。暘。谷。流。丹。霞。海。色。縹。
渺。日。從。流。霞。中。湧。出。光。芒。爛。爛。如。鎔。金。金。輪。飛。動。光。
華。相。射。壯。觀。極。矣。下。界。漸。辨。色。則。信。之。八。嶽。野。之。二。

出。次。雲。色。色。
鋪。陳。種。種。點。
漆。如。畫。工。施。
丹。青。如。紅。女。
刺。繡。如。綺。女。
纖。非。粗。手。策。
脚。徒。可。能。仿。
佛。此。萬。一。也。
又。曰。予。嘗。讀。
秋。玉。山。富。岳。
日。出。記。以。為。
百。出。以。為。人。
間。有。數。文。字。
也。公。此。記。亦。
與。之。相。儷。也。
莫。必。愧。色。也。

荒。甲。之。天。目。相。之。足。高。環。列。內。向。如。端。人。正。士。肅。拱。
正。芬。而。朝。之。須。臾。朝。徹。矣。時。宿。雲。浮。積。如。雪。如。絮。填。
起。成。峯。凝。然。不。動。點。綴。於。遠。近。其。奇。不。可。名。狀。也。予。
神。方。王。還。而。更。結。束。遂。攀。絕。頂。下。中。天。臺。而。臨。神。池。
池。周。迴。一。里。深。數。十。丈。底。皆。細。沙。如。篩。再。反。中。天。臺。
折。而。左。濶。然。宏。敞。往。往。安。銅。佛。予。曰。何。物。點。衲。敢。損。
太。古。之。色。叩。其。脛。而。去。行。里。餘。得。玉。井。井。甚。晶。瑩。雖。
歲。旱。不。涸。飲。之。冽。甚。如。齧。玉。屑。心。魂。俱。爽。於。是。乎。闕。
金。馬。窟。跨。駒。巖。下。天。女。峯。而。臨。神。窟。忽。見。雙。峰。屹。然。
當。前。即。劍。峯。矣。僕。夫。曰。此。峯。非。尋。常。可。攀。且。峰。後。無。

雷堂曰。芙蓉岳天下之最高。而劍峯芙蓉之最高。登岳而不上此峯。不可謂極。天下之高也。此從前登者。果有幾人。當時艱辛之狀。叙得詳悉。讀之。今猶戰栗。

又曰。時又濕。痲余乃託曰。濕山神。一洗足。我俗。腸子。足。

路。即上復還。來於此。奴當相待耳。二人笑應曰。可。乃攀援而上焉。峯去天唯咫尺。呼吸將通。帝座左右。顧皆絕壑。杳冥。只見萬山如培塿。吾形浮寄。孤懸巖壑。乎若懸瓜。二人相謂曰。我等既極天下之最高。應極此岳之最峻。乃欲直從背後出。於懸道。公正先焉。匍匐僅行。倚絕崖以進。無罅受足。無隙容手。余方神動。知僕夫之不我欺也。公正自前呼曰。無路可攀。子其速反。余心益怯。手顫足痺。意氣俱索。矣艱辛。纔能還故道。相見而嘻。於是從內輪盤道。過北極下。繞而出前路。時將晡。公正病疴。因復宿。第八成石室。入夜風

下因大笑。

又大作。

十七日。日出風已。已牌出石室。則就須走路。砂礫如流。皆着草鞋。大尺餘。據杖而投足。如棹舟狀。一直走下。轉瞬間。過四十里。仰瞻絕頂。邈乎不可復及。午後達大麓。宿須走驛。十八日。宿三島驛。十九日。入伊豆。歷山中。而宿函嶺。二十日。宿藤澤驛。二十一日。歸鬻舍。是行本主於登嶽。而田野亦宿志所存。故特詳焉。歸路奇勝。緊乎不及也。

三溪曰。收筆。輕。不費力。自然掉尾。

三浦雷堂曰。有此雄文。吾遊賴以不朽。何幸加焉。有此經緯。吾拙記亦得以羅織成之。何惠加焉。拙記腹稿畧成。近日將清馮乞正。菊池三溪曰。澤元愷漫遊文章。有登嶽記。近時羽倉簡堂亦能記其實境。今公出二家後。別出機軸。著斯奇文。況吊古蹟於田野。起英雄於既死。俯仰感愴。不克自禁。固非尋常遊記可擬也。今元愷逝矣。簡堂死焉。要當俾我老谷木原君擅其場耳。

鉞港遊記

岳陽曰。去年予與君候神祇。官君遷興。疾而歸。恙狀日劇。萬無活路。今日快復。為神遊。可謂得神。此矣。三溪曰。此段具敘。如遊江河。由猶源。文極有雅。而德秀。三溪曰。遊鉞港者。必傲舟。於川口。港公。不拾取。人之唾。

余去年役于東京。輿疾歸家。自夏度秋。因辭官閑居。優遊自養。乃謂家人曰。吾欲遺落人事。嘯傲風雲。以償宿志。子弟以予為死。則余事了矣。且方今明良相逢。撒藩而置縣。百度更肇。治具備舉。吾儕小人。沉溺乎煙霞。放浪乎山水。以卒餘年。不亦可乎。於是遊意勃然。不可遏。謀鉞港之遊。二月十八日。午漏發。塾生粟原勤作從。度錢龜橋。循湖東折。陰雲掩日。波山斂黛。春波澹澹。明媚可愛。申牌抵舟子村。舍中島生。

餘可謂奇絕矣。又曰。陰雲以下四句。畫史所不易摹寫。讀去自然動人。三溪曰。大杉明神則所以得名邪。三溪曰。乍棟議論針針刺骨。三溪曰。廟祝奇夢未足深信。蓋假以神集跡也。

十九日。霽發舟子村。南風橫甚。過木原村。姪元獻寓焉。閑話半晌。即起道詣大杉社。社旁舊有大杉樹。圍三丈四尺強。老幹孳空。相傳為神代之植。里人祀而神之。距今五年。無故自僵。乃鋸其末。起而樹之。蕩然朽蠹。非復前日之觀。余低回久之。嘻。物之閱千歲。必有不偶然者。是杉既稟異氣。又神物之所呵護。顧則不能自持。以顛蹙。豈亦物理之常。而不可為異與。抑有所拂戾感傷。而自戕損與。皆未可知也。聞廟祝鈴木某夢火光如毬。從杉梢躍出。飛走宛轉。遂入神殿。如是者三夜。某以為祥。竊語人。居數日。杉僵矣。其亦

三溪曰。考據極確。

異。此社疑神名帳。所載信太郡二座者之一。而水戶義公編國誌則云。二社今不知所在。又未知為何神。今考諸舊記。徵諸古老。所謂楯縫者。即此。而阿見則竹來村所祀是矣。惟祭祀重事。不可謬傳。以誣神。故公難指言。姑存疑。與去年神祇官權定官幣。幣九十七社。而不收茲二社。亦此意耳。惟其靈未有考也。出祠右折。徑林間。里餘。林盡而原。徑路起伏。蜿蜒其凹處。往往成聚落。以隔塵囂。亦一區矣。抵大谷村。訪宮本氏。主人名宣胤。鹿島原廟廟祝。性樸茂。善識神祀故實。款待特至。

三溪曰余曾
泛湖為鉅港
之遊半途隔
風止其常以
為遺憾今讀
至此遊意再
然陽曰奇景
五陽曰奇景
奇想自天外
來奇於前得
專奇于一波
又曰有一增
山而霞湖增
幾分之輝有
一老谷而湖
山精神鍾秀
于筆端

二十日詰旦主人導余觀余鄉湖出門右折山徑紆
餘忽一邱突出當前上焉則脚底開一小湖蓋霞湖
之灣環而斗入者矣湖上村落環繞罨靄湖口與鳩
碕抱拱其不合者九一而浮島隆然適直其欽而作
屏左頤則霞湖一片濬於樹梢而其後波山屹立直
接眉睫予心甚樂之謂霞湖沿岸數十里勝概未
有若此者也是日中島生追至請從游割愛而起朝
餐訖辭主人道鳩崎詣阿波社殿廡宏壯金碧璨目
香火之盛賴以舉火者亦多予三經于此未詳何神
二里度古渡一里渡決沙晡時宿佐原佐原曾遊為

岳陽曰予拜
鹿島祠力門
置金剛力士
像又有要石
者不經汚神
香取則絕無
荒誕之觀肅
然溪曰宜然
可想見其勝
不可與公携手
相借遊也勝
岳陽曰奇之
不讓昨日之
觀此老而在
發揮何侯柳

一要開地
廿一陰朝發自此至鉅港皆沿刀水而東下也迂路
詣香取祠祠廟古質垣垣清肅使人肅然竦敬維昔
草昧螢光蠅聲所在充斥惟神與鹿島大神實奉天
祖之命而臨此捷伐撫綏以開拓土宇宜廟宇相望
但隔一水以鎮東土春秋禋祀與天地無墜也廟傍
老杉成林陰陰晝暗繞而出廟後有崖懸焉俯瞰刀
水及與田湖西北浦煙汀霧渚綰繞錯遠近相乘
除真一幅南宗之名畫矣恨不得柳州其人而發揮
斯勝境也下山取路南向經小堀木內等村出于小

州其人。三溪曰。文情沈鬱。措詞老蒼。真老手筆也哉。岳陽曰。松已老蒼。語亦老蒼。此公鬚髯最老蒼。又曰。胡澹庵烈士也。客中猶戀黎澗。今先生斷然避鮑港之妓。嚴確可飲。東海又曰。鮑魚居首。

見川。此鮑口本路。亦曾經地。筮川午飯。北風吹雨。峭寒沁骨。披製而出。夾路松樹。佶屈瘦硬。色如銅青。是海氣所剝蝕。知海港不遠也。數里松岸。鼓絃繁興。娼館酒旆。隱映于海風。蚤雨間。欲投宿。逆旅皆畜妓。乃避去。薄暮宿飯沼。此為港頭霞湖。刀水注海處。人煙稠密。居民殷富。是鄉既僻。介于極東。特以魚塩之利。雄視于一隅。雖有租稅。畫水面。而其不畫盡者。猶足澤鄉民而波及他邦。海之利用大矣哉。雨徹曉。廿二陰。出旅舍。欲先探外涯之奇。過一寺。祀白衣大士。堂宇妍麗。傍有一神祠。亦雕鏤華藻。右折穿村港。

岳陽曰。第一奇。仙山縹渺。

又曰。少銳老鍊。所見各異。三溪曰。名言不磨。岳陽曰。出一時。不得已。之辭。而成千秋。不拔之言。奇更甚。海若或助之歟。

宿雨初歇。泥濘滑滑。轉道松林中。林盡眼界豁然。見海。此名狗穉。奇礁岌岌。斗出於海中。柄低而頭昂。瓦屋螺牆。羅絡于其上。時水雲掩海。濤霧蒸湧。閃暗堆磨。乍隱乍現。恍如蜃樓海市。又如仙山樓閣。可望而不可近。不覺抵掌呼奇。身生欲往。陟乎其頂。予意謂天且雨。而外涯奇勝。應不止於此。不幸遇奇而滂沱。其猶可悔耶。乃謬曰。仙山蜃樓。以不可攀為奇。若可攀。亦塵界耳。吾即往焉。將併眼前之奇而失之。不如此。迨不雨。搜前路之奇。生口唯而意殊不慊也。既而濕雲動盪。忽焉蔽西南。海面茫茫。雨點亦至。則捨去。

三溪曰一境
忽去而一境
忽來左顧右
眄無暇應酬
此公得意之
筆又得意之
游陽曰駕天
翁之記一等
全在是等處
三溪曰奇幻
岳陽曰第
奇賦險怪
又曰諸奇
幻不可端
猶如過
浦而觀
八陳遺
石候

入一陋屋飯飯已雨絲未已傍海蒞行里餘曰長岬
二巖對峙乎海中一曰仙巖一不知名亦奇峭不遜
仙巖亂石礫石波踏而行仙巖高十數丈螺旋而
登其上平衍前欄後屏坐而望苞乾括坤驚濤黏雲
靈龍出沒四顧極目不見一隻船影風濤險惡可知
也須臾飛廉反旆勁風自南維颺起海天全霽無復
片翳則訛曰得無非陽侯喜吾來傾倒呈奇乎云巖
下有窟孔竅劣通入而中廓然堂奧疏櫺宛然削成
潮方滿不可入復循灣而行數里皆外涯之地言其
表海面也轉出東灣此曰天吠崎奇巖怪石巖巖負

三溪曰窮理
窮理曰豈唯
岳陽曰豈唯
窮理意有感
窮世而取譬
于石文嗚呼
老壯窮堅果
有若人耶
三溪曰兼楚
可想也
岳陽曰有魚
則飽無魚則

巖聳者蹲者如神驥振鬣長鳴者如尸羅祖右脅者
碁布聚錯不可一二指數或云有一巖狀肖天吠所
以名何取類之小也是時風益暴巨浪如屋者重疊
奮進怒擊石餘勢跳躍而上者數十百尺而後散而
為煙火噴而作妖霧觀亦偉矣顧水之咆哮怒蓄者
無有休期而石則孤介特立力與之相角則歲月之
久不能保無缺蝕剥泐之變邪將石之堅剛頑固極
水力之所至終古屹然曾無損其皮毛也又踏亂礁
而行蟹婦漁媪手籃拾水苔粘石者蓋數日無漁獲
採以易食也過此無復礁石行可一里見人蟻聚沙

如創海鄉往往

三溪曰一反顧
收拾無一絲
岳陽曰滿盤
走珠囊枯收
去何等老手
又曰甘瓜苦
蒂物無全美
游欠解即此
事也
三溪曰肅趣
詩料

際來往如織既近聚工解鐵船也戊辰役賊軍遇颶
而膠焉船長數十丈全身皆鐵雖有百募無所用
梯而觀其內怪詭奇異不可認識遂繞還銚口入旅
舍已哺謂二生曰非逢陰雨莫成狗穉之奇非遇于
霽于風胡獲自天崎之快今日之遊可謂天事皆從
唯比日風濤無海鮮發刺擊以飽老饒是為一缺陷
耳因一閑聞宮內某客寓授徒東之不在
廿三快霽東風揚帆客船數日阻風者一時解纜前
後片片如群鷺南岸村落皆來路所由矮陋可厭者
從舟上觀風趣可愛北岸長洲迤邐時時見村落沙

三溪曰一部
浚河策論公
滿腔經濟學
術全在斯乎
段而屬望乎
新進之賢者
語冷而意婉
岳陽曰予過
牛渠十六洲
察其地形如

山純白如銀坡陀起伏映帶于矮松綠樹間亦奇觀
矣日午風止舟行不快舟中傳餐過篳川岡下此乃
水與霞湖委會處乃水遇岡一折而滙焉是以岡下
沙流壅塞流注不快比年有決河之患職此之由轉
舵小北曰逆浪湖又西入十番河此為霞湖咽喉而
牛渠十六島逼促扼其喉兩岸相距僅十數丈考之
傳記十六島古昔霞湖乃水會委處而銚子港為二
水之唇口歷年之久沙泥堆積竟成聚落以壅遏水
衝夫以霞湖萬頃之洪波束而括之洩於十數丈之
細流又有所謂橫刀根者而助漲溢元文中支刀水

記中所謂論自
古治水之議
之議往來阻
費之土不噴
不行亦不試
不事亦不試
不見盆中之
水耶漂之則
溢者注則漏
控者注則漏
者消以異此
大何以異此
前明河臣潘
季訓往取
此理治水所
到奏功今蘇
息一方何論
費之不贊耶
又曰騎虎之

謂橫刀根而本稍緩此所以筮
川岡下日洪而牛渠亦日壅
亦宜矣吾舊縣日屢請官疏鑿朝議以費用大格不
行今朝廷方問斯民之昏墊屬之於新進之賢者其
必不坐視民疾苦也湖上之民庶幾有蘇息昏黑投
牛渠逆旅
廿四南風甚暴雨將大至舟子難揚帆二生強之既
發風浪頗險一葉掀舞乃取舟路於浮島南針頭指
北舟駛如矢已牌達大山村下舟雨大至投眉山村
塚本生家島生辭去夜風益暴
廿五滯留一日生導余觀湖山勝

廿六霽西風峭寒辭塚本生送來木原村元獻寓
午餐過舟子島生強留
廿七生艤舟送予便風展帆腹朝瞰熨波意甚適午
時達棉津

菊池三溪曰探鈿港奇勝者前有藤森天山翁後
有木原君老谷二人筆舌才情相持不降然天翁
著航湖游記蓋其少壯時所結撰故其指詞構句
有少可議者斯記木君老後之所撰著故其文淵
雅而渾樸吾知其駕天翁上一等也
增田岳陽曰予今春謀鈿港之游將自霞浦泛刀

河而下。先到土浦。則風雨半旬不能發。偶遇霽。則有風阻舟。去從原野。則翌日復雨。僅拜鹿香二祠而歸矣。今閱此記。則雪濤撼天。雲巖聳海。挾以神縱之筆。而鯨鱗躍。鼉鼉吼。讀者冷然覺風潮來。迫嗚呼。使若人遊若地。絞室龍窟。扶摘無遺。使予遊其後。又無遺珠可拾。空手而去必矣。是予所以有憾于銚海之遊也。

010190527005

